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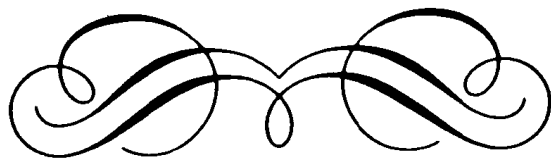


沈克非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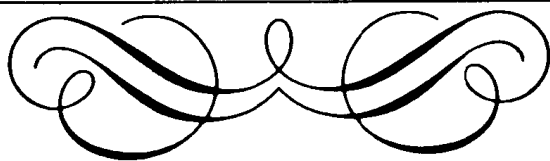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主编 石美鑫 姚 泰 肖梓仁 赵达生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沈克非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主 编 石美鑫 姚 泰 肖梓仁 赵达生

主编助理 余赛妹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宫建平
责任校对 高敬泉 王洪生 王德耀
封面设计 包 飞

沈克非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主编 石美鑫 姚 泰 肖梓仁 赵达生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

邮政编码 20003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1/16 印张9.75 插页9 字数237 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100

ISBN 7-5627-0400-7/R·379

定价: 46.00元



编者的话



沈克非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著名的外科专家。他先后在上海医科大学、中华医学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担任领导职务。时值沈克非教授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三个单位联合主编了这部《沈克非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在此文集中,读者可以从沈克非教授的传略、纪念文集和论文选编等中,回顾一位老科学家严谨求实、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光辉人生,缅怀沈克非教授为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光辉形象和丰功伟绩将流芳百世、永垂千秋。

石美鑫 姚 泰 肖梓仁 赵达生

1997年7月

目 录

沈克非教授传略·····	余赛妹 /1
--------------	--------

纪念文集

深切怀念尊敬的沈老·····	吴英恺 /4
深切缅怀沈克非教授·····	裘法祖 /5
我敬佩的外科老前辈沈克非教授·····	吴之理 /7
缅怀敬爱的沈克非老师·····	盛志勇 /9
纪念沈克非教授诞辰 100 周年·····	涂通今 /11
怀念沈克非院长·····	姜泗长 /13
德弥劭而仰弥高 —— 深切怀念我国军事 医学先驱者沈克非教授·····	赵达生 /15
缅怀敬爱的老师沈克非教授·····	黎秀芳 /17
回忆沈克非教授对抗美援朝中心血库的贡献 ·····	萧星甫 /19
回忆往事,重温师情·····	王文正 /21
上医校风医德的建树人 —— 沈克非院长 ·····	黄文华 赵雄飞 /23
回忆沈克非教授·····	陆熙昶 /26
继承沈老遗志,不断奋进·····	陈惠孙 /29
回忆沈克非教授对我的教诲·····	王正国 /30
怀念我敬爱的沈克非老师·····	程 违 /32
深切怀念我们的老会长·····	肖梓仁 王 莉 /34
缅怀恩师沈克非院长·····	苏应衡 /36
怀念沈克非老师·····	李兆亭 /38
忆沈克非教授·····	苏应宽 /40
回忆沈克非教授·····	张之湘 /42
缅怀沈克非教授·····	于佩良 /44
怀念敬爱的老师沈克非教授·····	郁解非 /45
深切缅怀恩师沈克非教授·····	李宗明 /47
怀念我最敬爱的沈克非老师·····	吴仕孝 /49
忆老师沈克非教授·····	蒋孝忠 /51
严谨细致的导师 —— 回忆沈克非教授·····	骆明义 /53
怀念一代宗师沈克非教授·····	顾健人 /54
回忆沈克非教授,继承上医校风·····	姚 泰 /56
缅怀敬爱的老师 —— 沈克非教授·····	石美鑫 /57
掌握原则,严谨治学·····	汤钊猷 /60
沈克非教授鼓励我不断前进·····	陈中伟 /62

缅怀与敬仰尊敬的恩师沈克非教授	吴 珏 /63
缅怀沈克非教授在创立我校神经外科中的 功勋	史玉泉 /65
怀念恩师沈克非	何亮家 /67
追记书事,不忘教诲	金百祥 /69
学习沈克非院长的治院精神,努力加强医院 建设	杨秉辉 /70
怀念沈克非教授	顾学箕 /72
忆沈克非教授的讲课	陈忠年 张耀英 /74
	胡旭初 周 溶
	袁慰如
教书育人的楷模	王箴兰 张延龄 /76
	江 皓 韦南山
怀念卓越的医学教育家沈克非教授	李金钟 /79
回忆我的父亲沈克非	沈翊珩 /81

论文选编

ASEPTIC END-TO-END INTESTINAL ANA- STOMOSIS	86
最近 10 年来外科之进步	94
损伤性休克	103
甲状腺手术的并发症——100 例手术并发症的检讨和, 经验介绍	108
淀粉海绵止血剂制造与消毒进一步的研究	118
大网膜包肾术和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治疗门静脉 高压症的研究	125

编后记

专著题录(略)

- 沈克非主编.外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一版,
1956;第二版,1964
- 沈克非主编.腹部外科手术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
- 沈克非主编.神经外科手术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9

沈克非教授传略

沈克非,浙江省嵊县人,1898年3月2日出生。家境清寒,父亲是小学教师。他3岁丧母,有1姐2弟。1904年,他随父亲到上海的教会学堂求学。1910年考入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华童公学读书。1914年因对英籍校长的高压手段不满提了意见,被迫离开学校,此时离毕业仅半年时间。是年秋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附中三年级第二学期,靠半工半读勉强读完中学。1916年考取北京清华大学庚子赔款预备生,学费全免,但全年膳食费30元的支出仍感拮据,幸由伯父接济才维持到毕业。他埋头苦读,成绩斐然,1919年得以公费赴美国留学。1919年9月先就读于美国西余大学文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1920年9月正式考取美国俄亥俄州西余大学医学院,学制4年。全班56人中仅他一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美国人。1924年毕业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参加美国国家考试获美国医师执照。接着留在该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任外科实习医师和助理住院医师各1年。他工作一丝不苟,深得好评。1926年得到返美休假的北京协和医院美籍外科主任的赏识,邀请他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他欣然同意,立即启程回国。

1926年6月到北京协和医院后,他先后担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1年、外科住院总医师2年。在这3年时间里,他在外科学理论和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展了用茶叶浸泡代替鞣酸治疗烧伤,不用特殊器械作肠无菌对端吻合术等科学研究工作,发表多篇论文。他回国不久,在协和医院结识了儿科医师陈翠贞,第二年结为伉俪。协和医院的教学和医疗设备虽好,但处处都受美国人的摆布,总有仰人鼻息之感。1929年他应邀赴芜湖戈矶山医院任外科主任。但在这所美国教会医院里,他仍看到洋人蔑视中国员工的种种事实,感到愤懑不平。1930年,原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时任中央卫生署署长的刘瑞恒邀请他去南京,一起筹建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国立中央医院。当时大城市内私立医学院校相当多,它们大多是牟利性的,设施简陋,师资多为兼职,招生过滥,特别是缺乏临床实习条件,因此这样培养出的医生不能造福于民。中央医院以这些医生为对象招考入学,给以2年有计划的培训,包括半年公共卫生,1年半临床各学科的实习。医院逐步成为进修培养和临床科研工作的基地,成为国立医院的典范。当时沈克非从外科主任被提升为副院长、院长。1931~1937年,该院共培养了高级医师200余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栋梁之材。1934~1936年期间,刘瑞恒兼任南京军医学校校长,他请沈克非兼任该校教育长,共同整顿军医教育,使第23~25期的3期学员的军医理论和技术得到了提高。

1937年5月,沈克非和夫人陈翠贞应国际联盟卫生部之邀赴欧洲考察各国卫生机构,为期1年。他们乘船经地中海到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在巴黎时获悉卢沟桥战事爆发,他们赶到英国伦敦与国内联系。闻讯国难当头,立即启程回国。为了全力投入救死扶伤工作,他把家眷迁往四川成都,把中央医院病床从350张扩充到1200张,大量收容治疗重伤病员。

他身先士卒,坚守岗位,直至战火逼近南京。

1937年11月底,中央医院奉命西迁。当时局势已极其紧张,交通工具缺乏,他们分水、陆两路撤离南京。医务人员都要求继续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不希望直接去四川。经力争后上级同意中央医院迁至湖南长沙。他们放下行装,立即收治重伤病员。但未及1年,武汉陷落,战事南移。他们再次被迫西迁,沿湘西筑东公路撤至贵阳,重新把医院建立起来。1939年5月,重庆遭敌机空袭引起大火,伤亡严重,上级要他立即把中央医院部分人员和设备移至重庆成立分院。在长沙、贵阳和重庆时期,中央医院与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和内迁到重庆的上海医学院互助合作,中央医院成为三院的临床教学和实习基地,医学院的后期教师则参加医院的临床工作。沈克非身兼3个医学院的外科名誉教授,除了繁重的临床医疗和行政工作外,还参加外科教学工作,经常奔波于长沙、贵阳和重庆三地之间。

1941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原副署长金宝善升为署长。当时他并不愿意脱离专业去接受这份差使,但为了抗战到底,同意接受委任,并得到卫生署长允诺,一旦抗战胜利,即辞职从事临床教学工作。他辞去了湘雅和贵阳两医学院的兼职,但仍坚持重庆上海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工作。他把卫生署的办公时间安排在前半周,把在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临床教学时间安排在后半周,往返奔走,从不间断。每周星期四上午8时起,他准时进行总查房和诊治病人。星期五进行外科手术,他都亲自动手。星期六则为四五年级学生讲授外科学和局部解剖学,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3月,他去秘鲁利马出席第五届国际外科学会议,继去美国考察,并率团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筹备和成立会议,历时5周。他在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条例的大会上代表中国签字。9月回国即去南京辞去卫生署副署长的职务,到上海专任中山医院外科主任、教授和医院院长。当时的中山医院虽是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但它不是国立医院,而是属于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这个社会团体领导,经济责任几乎完全落在他一人肩上。其时,他全力以赴从事中山医院的恢复工作,使其发展成为一所拥有400张病床、各科门类齐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解放前夕,他对中国共产党虽尚无正确认识,但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国民党军队几次要在中山医院屋顶架设机枪阵地,他均以医院是救护重地而严辞拒绝。国民党特务来医院点名抓人亦被拒之门外。国民党军队头目雷震两次动员他离沪赴台,他都以救治伤兵为由婉言谢绝。他放弃多次出国工作的机会,决心留下来建设医院。爱国之心,坚不可摧。

解放后,他很快看到了人民政府与旧政府的截然不同,自愿参加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积极配合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和改革工作,他继续担任中山医院院长之职到1952年。他被推选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1年8月,他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手术医疗总队担任技术顾问团团团长,奔赴鸭绿江畔,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救治志愿军伤病员,然后又赴沈阳筹建中心血库,为前方战士输送血液。

1952年3月,他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实验外科系主任,负责科研工作。他与盛志勇教授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实验外科学工作基地,也是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同时仍兼任沈阳中心血库主任到1953年6月。

1958年12月,他被调回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副院长。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

与党同心同德,共渡艰苦的生活,信心百倍地不懈工作。他亲自组织撰稿,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型高级参考书《外科学》。此书深受广大医务人员欢迎,曾重印6次,供不应求。不久因心绞痛发作接受胸廓内动脉结扎术治疗。病未痊愈又倾注全力编写《外科手术学》,原计划分胸部、腹部、神经、泌尿和矫形外科5个分册编写,但因受“文革”干扰,仅出了《腹部外科手术学》与《神经外科手术学》两个分册就被迫中断。这是我国外科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沈克非教授为人正直,读书用功,治学严谨,办事认真,这些品德是与他的家庭教养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是个克勤克苦的人,从不怨天尤人,经常教育他人生以服务为宗旨。沈克非教授立志做一个光明正大、克己奉公的人。他从小不满教会学校的洋人盛气凌人,年轻时看到国民党官场尔虞我诈,社会动荡不定、战乱纷繁,便对政治产生厌恶情绪,一心科学救国,“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终于选择医学为终生事业。沈克非教授学识渊博,技术精湛,作风严谨,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他于1946~1952年担任中山医院院长时,广招贤材,使各科室阵容齐全。他全面制订各项规章制度,做到纪律严明、服务周到、精益求精。他严于律己,认真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仍坚持门诊、手术、查房和讲课。他关心手术病人的变化,节假日亦不间断查房。在他带动下,培养出良好的医德医风。他大力支持建立新兴的胸外科和泌尿外科,亲自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神经外科,使中山医院迅速发展,蜚声海内外。他担任医学院副院长后,还时时关心医院学科的发展,经常介绍文献资料。他还趁人民代表视察的机会,专程到新疆、重庆等地慰问上海第一医学院支内、支边的教师和毕业生,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他在医学院分管科研工作,关心学科建设。他事必躬亲,对送审的论文都逐句逐段审改,热情鼓励青年教师开展研究工作、查阅文献和撰写学术论文。他主持的《上医学报》在他领导下学术质量不断提高。他积极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关心研究生的成长,从制订规划到开设学术讲座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关心师生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他分管体育工作,使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棒球队、划船队成为当时高校中的劲旅。

沈克非教授是我国外科学的先驱者之一,对我国外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除了专长于普外科外,对矫形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等各专科都有创见。他除了曾设计肠道无菌吻合术外,还首创直肠折叠术治疗直肠脱垂、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等。还于1950年冬首次成功地为一例脑肿瘤患者摘除了右额叶巨大肿瘤。他是一位卓越的医学教育专家,讲课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外科医师,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这样一位医学专家在“文革”中也遭受诬陷迫害,不幸身罹癌症,于1972年10月9日含冤逝世,终年74岁。在他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献身医学事业,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之用,捐赠全部书籍、杂志给医学院图书馆。沈克非教授逝世4年之后,“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在党中央领导下,有关部门对他的政治历史全面复查。1978年3月,党中央批文为他平反昭雪,推翻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他的骨灰得以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万世流芳。

上海医科大学科研处原处长 余赛妹

(资料来源:《沈克非自传》;《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第1卷)

深切怀念尊敬的沈老

吴英恺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安贞医院名誉院长

沈克非教授是我国现代外科学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也是一位卓越的医学教育家和医疗卫生工作的带头人。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卫生保健事业,治学严谨,为人公正,对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首次见到沈老是在1943年秋,我从美国回到抗日战争后方参加医疗教学工作,沈老当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副署长兼任上海医学院外科教授,我的工作岗位落实在新改组的重庆中央医院。在战时条件下困难不少,曾蒙沈老多方指导和鼓励,使我顺利地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临床外科,并开展了各式胸部外科手术。有一次,当他得知我将要为一重度高血压患者进行过去国内还未做过的胸腰交感神经切除术时,他当天亲临现场上手术台指导帮助,顺利完成了手术,使我深受感动。

沈老在当时既是卫生界的领导,又是知名教授,他满可以像有些其他知名医学家那样业余开业赚钱,但他坚持公职,安贫乐道,过着清苦的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团结带领同道同行,努力做好各项医疗教学工作,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建国前夕,蒋介石曾派人迫令沈老随他逃往台湾,遭到沈老严正的拒绝。他与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而后以更大的热情为发展新中国的医疗教学、科研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后来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在建设这所重要医学中心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50年代沈老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外科学》巨著,组织了全国各地几十名外科学者撰写有关篇章。

沈老年长我一轮,在医学界是我的前辈。我虽未在沈老直接领导下做过工作,但我们在许多国内、国际活动中有过多方面的接触,我深为他旺盛的事业心和严谨的学风所感动,他对我们这一代医生们是一位富有强大感召力的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永远在他做人治学创业精神的鼓舞下继续前进。

深切缅怀沈克非教授

裘法祖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1947年初我才回国,第一次见到沈老是在上海第一届外科学会会议上。这是50年前的一个晚上,他慈祥而严肃的面貌,到今天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德国的10年里,听到有关沈老的不少传闻。他高尚的医德医风,精湛的手术技术,广而深的医学学问,早已使我钦佩之至。特别有两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极深。其一,沈老从没有在外面私人开业,一直坚持在大学医院里工作。当时,大学教授的生活非常艰苦,有一点办法的外科医生都在外面有私人诊所,收入当然很高。而沈老则坚持在医院里工作,为医学教育事业献出了他的一生,是我们的楷模。其二,沈老团结所有的医生,不分什么英美派、德日派。当时,国内医学界派别甚深,英美派里还分英派、美派,德日派里又分德派、日派,而德派里还分同济派和同德派(指由同德医学院毕业的)。沈老说,我们只有中国派,这是何等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1948年,沈老提出在上海成立外科学会(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全国性外科学会),要黄家驷教授担任第一任会长,要我接着担任第二任会长,第三任会长是傅培彬教授(自法国留学回来)。他的倡议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外科医生要团结起来,成为“中国派”。

上海外科学会的交流相当活跃,记得每2个月有一次会议,轮流在各大医院举行。沈老几乎每次会议必到,并在每个报告后提出意见,他富于鼓励的语言表明他对青年医生的支持。当时,有几位老资格的外科医生态度迥然不同,提出意见带有讽刺或挑剔。这显示了两种态度、两种反响。沈老的态度是建设性的,当然受到青年外科医生的普遍赞赏。

1954~1958年,我还留在第二军医大学(上海)工作,有幸于每周六上午跟随沈老在同济医院(当时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查房。沈老对青年外科医生的培养十分严格,查房时十分重视病史和体验。他强调,病史和体检是每个医生不可忽视的基本功,因为从中可以获得诊断。我获益匪浅。

1963年春在武汉召开全国腹部外科学术会议,沈老不辞辛劳自上海专程来武汉,亲临会议并作了重要的发言。他的发言自始至终都鼓励青年外科医生要独立思考,刻苦钻研,要理论联系实际,还一再提出外科医生要重视“三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他的发言获得一致的赞赏。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亲聆沈老的教言,情景还历历在目。

特别使我不忘的是沈老对我的栽培。这是1956年的一个夜里,要我去上海华东医院参加紧急会诊。病人是一位苏联专家,由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有咳血症状,并有并发肺动脉栓塞的危险,必须紧急施行下腔静脉结扎术。沈老主持了会诊,并决定要我执刀施行此手术。实际上我对此手术仅有2例经验,我不敢答应,但沈老鼓励我,说责任由他来挑。手术一直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圆满成功,病人痊愈出院。此事记忆犹新,我由衷感激沈老对我的

信任和关怀备至。

我国第一本《外科学》(1956年)是由沈老主编的,作者都是国内学者,约100万字;第二版(1964年)字数增至200万。可惜由于“文革”的摧残,未能继续出版下去。我国第一部《外科手术学》也是由沈老组织的,他担任总编。我有幸帮助沈老拟出初步计划和提纲。这部《外科手术学》共分5册,即《腹部外科手术学》、《胸腔外科手术学》、《神经外科手术学》、《泌尿外科手术学》、《矫形外科手术学》。其中《腹部外科手术学》由沈老自己主编,于1965年最先出版。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律不能注明主编及编写人的姓名,一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面。这本没有注明“沈克非主编”字样的《腹部外科手术学》到今天仍然是一本很有权威的参考书。我珍藏这本书,以纪念敬爱的沈老。

以上所述的几件事都是我亲身感受到的。虽然拙笔不能达意,但已表达了沈克非教授一个杰出科学家的崇高形象。

“文革”期间,沈老受到非常不公正的遭遇。1971年沈老病了,开始据说是腮腺肿瘤,以后又发生胰腺癌。我身在武汉,未能去上海看望他,遗憾至今。幸有他的学生孟承伟教授在沈老患病期间给予多方照顾。想起这种情景,感到万分沉痛。

今天是沈克非教授诞辰100周年,他是我国卓越的医学教育家、杰出的外科学奠基人,让我们永远纪念他。

我敬佩的外科老前辈沈克非教授

吴之理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

沈克非教授(1898~1972)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专家,他是美国俄亥俄州西余大学的医学博士,曾因改良 Murphy 金属肠扣(用于肠吻合术)闻名于同行。他曾任国民党时期南京中央医院院长,抗战时期任过卫生署副署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抗美援朝战争的 1953 年,他奉命组织中心血库,成功地将大量新鲜血液送到朝鲜战地供我人民志愿军伤员使用,在我国我军是个创举,是一大贡献。1958 年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外科教授,并主编我国第一部《外科学》巨著,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不但学识丰富,外科学上深有造诣,行政组织能力也很强。他作风正派,有什么看法,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工作要求很严,对自己也很严,赢得我党我军对他的信任。

他的一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主编的《实用医学大辞典》(1990 年第二版)的医学史篇中,将沈老列入,以表尊敬。

我第一次接触沈老是 1935 年夏在南京,那时我们是医学院四年级学生,当时全国的医学四年级学生奉蒋介石命令集中于南京军训 1 个月,为抗日战争作准备。军训中的医学课由他主持,一般讲课由他派张查理教授负责。学生每人发给一本《军医提携》,是沈老主编的。此书 64 开本,厚达 4 厘米,内容丰富,印刷精良,有彩色图谱,非常适用。军训时,沈老花了 2 小时亲自讲“切开排脓”,他说:“你们将来会大量作这种看来很简单,而实际很重要的手术,弄不好也会增加患者痛苦或破坏患者形象面容,所以我要亲自讲课。”他深入浅出地把这个问题讲透了,给我们极深刻的印象。他引用好些例子来说明切开排脓并不容易:脓包熟否,不要和动脉瘤误诊,要先用大针抽抽看,不可马马虎虎;刀口的位置和方向,切口大小,引流物的选择(他提倡用凡士林纱布,反对用湿纱布),放置时间等问题,无一不作了详细的交代。他还不指名地介绍一位“名医”,不事先用针抽脓,就一刀切入动脉瘤的故事,患者侥幸未死,医生却获得“X 一刀”的美名,我们捧腹。这堂课印象之深,真是“听君一堂课,胜读十年书”。沈克非的“切开排脓课”就此闻名全国,因为它太重要了,又讲得如此之好。他不赞成用湿纱布作引流也非常重要。我初到新四军三师的时候,部队医生喜欢用长纱布条作引流,结果,脓包被堵住了,纱布条抽出时,一股臭脓涌出,医生还说全亏纱布条能拔脓的功劳。我为此专门写了“反对上捻子”一文,又亲自开刀用凡士林纱布作引流示范,经过好几个月,才把这个“上捻子”的坏习惯纠正过来。

沈老主持中央医院工作时,要求严格,上下班时间以身作则。为了纠正迟到现象,他提早到院,拿把椅子坐在大门里,对上班来的人一一问好,对晚到的人,他大声慢慢说:“Good

morning(你早)!”。只一二次,就再也没人敢无事晚到了。

他主编《外科学》的经过也很引人启发,他一次编辑会都没有开过。他拟好目录和选好撰稿人,征求同意后,寄一份编写要求给撰稿人,此后就按时收稿。他说撰写人都是外科专家,都会写文章,不用你去指手画脚,文责自负。当然他对每篇都审阅,改动不多。就这样,一部高质量的《外科学》如期出版了。不像我们出书要开多少次会,稿子来回多次,才能完成,而且还不一定好,常常自以为是地修改,不尊重撰稿人的意见。

1952年末,朝鲜战场形势很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越战越强。但是,野战大量供血输血问题还没解决。总后勤卫生部在前方的请求下,决定在沈阳设血库,动员人民供血,以便在战役战斗时能将新鲜血液送到前线救伤员的生命。军委请沈老主持这件重要的任务,由于他的号召力,集中了全国血液专家,几个月就筹备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尚没有输血勤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只有美军组织从后方供血到前方医院,但未送到作战军。中国军队从没有办过这件事,血源问题不难,沈阳有的是健康青壮年;加抗凝素防止血液凝固也不难;血液不会在运输途中完全破坏,已有美国的成功经验,但毕竟要经过实地试验。沈老严密地组织各种实验,得出血液经汽车颠簸会损坏一部分,但不会超过10%;其次,采用卖冰棍的小木箱放冰块,用棉被裹住,能维持血液在 $2\sim 10^{\circ}\text{C}$ 12小时。1953年5月中旬大战开始,到7月27日停战,几千瓶血液不分昼夜从沈阳运往朝鲜,经过前方卫生部的配合,在48小时内送到医院和军师,伤员在伤后8~12小时就可得到新鲜血液,挽救了不少生命。甚至前方战前动员时,指挥员告诉大家,祖国人民的血液来了,不要怕负伤,有血就可以救命,鼓励了士气。向前方提供新鲜血液,在我国历史上是成功的创举,沈老之功大矣哉。

沈老很会说话,也很幽默。他在沈阳时,一次到中心医院厨房,看见很多苍蝇叮在馒头上。我是院长,他怕直说我会受不了。他悄悄地对我说:“我还以为是葡萄干馒头呢!”这是他很巧妙地提意见的方式。

1954年,在朝鲜召开卫生工作总结大会,沈老、应元岳教授、陈景云教授等均应邀参加。沿铁路线上,他们看见一个连一个的弹坑,为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所叹服。沈老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多少烈士的血换来的,我看过国民党的兵,看过日本兵,看过英美的兵,但总没有想到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落后、供应落后的条件下,居然打得号称世界之霸的美国佬乞和。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缅怀敬爱的沈克非老师

盛志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304 医院原副院长

沈克非教授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他治学严谨,技术精湛,为人正直,秉公无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尊重人才,对青年医师既要求严格,又谆谆教导。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外科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毕生从事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外科人才,为我国外科学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沈教授回沪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外科主任时我已被提升为外科主治医师,已能独立作一些普通外科的手术了。他定期大查房,这是年轻外科医生最喜欢参加的。他对病人和蔼可亲,一视同仁。他对病例的客观分析,实事求是地提出经验教训,不仅对当时临床外科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直到现在仍在长期起着作用。他根据病情提出许多问题,逻辑性非常强,教育年轻医生应该根据病情思考各方面的问题,也激励年轻医生要好学上进,阅读有关的参考书。他力求手术要规范、细致、轻柔。有一次,我为一名病人施行胃次全切除术,忽视了在胃体部覆盖盐水纱布。沈教授便很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再三说明凡是显露的内脏都应该用盐水纱布覆盖,予以保护,勿使干燥。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我永远牢记在心。

沈克非教授又是军事医学科研的奠基人。1952 年沈教授协助宫乃泉部长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他对各研究单位的设置和招揽人才殚精竭虑,以至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之后,立即有一大批学有所长且在各项业务上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开展有关军事医学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为以后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蓬勃发展打下了优良的基础。1953 年,又鉴于外科学在军事医学中的重要性,他又组建了实验外科系。

“实验外科是为临床外科服务的,是为了解决外科临床上发现的许多问题而进行工作的。临床必须依靠理论研究来提高,理论研究必须面向临床,因此我们制订研究课题必须要密切结合临床。”这是沈院长的一贯主张和教诲。实验外科系创建之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未结束,前线需要输全血,沈院长便在沈阳建立了大型中心血库。为了把全血安全地运到前线,要求我们研究既可保温又可减轻震荡的运输箱。关于火器伤的研究,最初仅为简单的清创术的研究,后来发展成创伤弹道学的研究。研究既宽广又深入,形成一定的特色,并具有国际水平。低容量性休克是战(创)伤的常见并发症,自从组建了实验外科系后,数十年来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课题。此外,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等,无不与战伤有关。与此同时,沈院长更从一般外科的临床问题着眼,制订一些研究课题,例如用淀粉制作止血海绵,以填补我国在止血海绵方面的空白;以大网膜包肾来促进门、体静脉之间的侧支循环,作为治疗门静脉高压症的方法之一;直肠脱垂的悬吊手术改进等等,均是当时切合临床实践的课题。这些

研究先在实验动物上作细致的观察,以后在临床上施行,均获得一定的效果。

沈院长不仅是位学识渊博的外科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和领导。为了更好地结合临床与实验研究,沈院长要求每一名研究人员均应有临床知识。他把缺乏临床知识的年轻研究人员分批送去临床外科工作。上海急症外科医院成立时,沈院长指示我们全面地投入医院的创建和临床工作。急症外科医院是上海唯一的抢救临床各类创伤和其他外科急症的医院。由于其组织严密,处理各类外科急症迅速正确,很快在上海获得很高的声誉。又由于病人治愈率高,病例很多,医生的实践机会丰富,处理外科急症的水平提高很快。急症外科医院不仅是培养普通急症外科和创伤治疗的良好基地,也是培养战伤外科的基地。经过这样的锻炼,实验外科系的全体人员都被培养成为既有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又能做实验研究工作的人才,为以后建立第三军医大学的野战外科研究所和烧伤研究所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会搞外科研究的人才。”

沈院长在领导实验外科系的时候,还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他不但要参与全院各研究单位研究方向的制订和讨论,还要参加很多行政性会议,而且社会活动也十分繁忙。但是他仍孜孜不倦地参加教学工作,一有时间就去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和急症外科医院查房,进行临床讨论,指导手术。同时他还在百忙之中,于1956年主编了当时唯一的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外科学》,以满足全国外科学教学的迫切需要。该书出版后,在短短的6年中重印6次,足见其内容翔实,深得各方面的好评。根据各界对该书所提出的意见,又鉴于在第一版出版后在外科学方面有不少新的发展,于1964年又编写了第二版。第二版的内容较第一版尤为更新和加深,篇幅增加至1700余页,绝大多数章节几乎达到了彻底重新编写的程度,并且增加了新的章节,如战伤外科等。在编写过程中,他周密筹划,先定出编写内容和原则,然后分工编写。将稿件集中后,他一丝不苟地阅读每一章节,逐字逐句地仔细进行修改。这种认真负责、不辞辛劳的精神,令人钦佩。

纪念沈克非教授诞辰 100 周年

涂通今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

沈克非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和新中国第一批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他是我国外科学先驱之一,对我国外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不仅有精湛的外科技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异的教学能力,而且有一颗热爱伤病员的心。他曾设计肠道无菌吻合术,首创肠折叠术治疗直肠脱垂、大网膜后固定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引起的门静脉高压等新手术。1950 年冬,他首次在国内成功地为一位病人摘除右额叶的巨大肿瘤。在他的推动和支持下,上海医学院创建并发展了神经外科,以后该科在史玉泉教授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壮大。

建国前,沈克非教授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虽不很理解,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却深恶痛绝。他多次放弃去国外的机会,决心留在国内从事医学事业。建国后,他对我党的主张逐步了解,便积极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并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使上海中山医院转变为一所名符其实的人民医院,不久他被选为第一、第二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组织了第二批医疗队奔赴鸭绿江畔,为我志愿军伤员进行救治工作。嗣后又在沈阳筹建中心血库,为前方伤病员输送血浆、全血。1952~1958 年,在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期间,负责科研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与盛志勇教授共同开创了实验外科学。1958 年底他又回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副院长。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克服困难,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外科高级参考书《外科学》(沈克非)第二版的编写与出版工作。此书的出版,深受广大外科医师的欢迎与推崇,数年内曾重印 6 次,发行数万册。之后,他又倾注全力编写《外科学》(沈克非)的姐妹篇《外科手术学》,后者因受“十年动乱”的干扰,只出了《腹部外科手术学》和《神经外科手术学》两册。1972 年沈克非教授因患癌症不幸逝世,终年 74 岁。

我认识沈克非教授较晚,在建国前只知道他是中国有名的外科学家,解放后我在南昌华中医学院兼任院长期间,曾有人提出想聘请他为我院兼职教授,但没有实现。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莫斯科。那时,他是以李资平同志为团长去波兰参加国际外科学会议的我国外科代表团成员,代表团成员中还有朱献彝、陈景云等著名专家。1954 年当他们去波兰参加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参观了原苏联医学科学院布鲁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那时我正在该所读研究生并已进入第 3 个年头。有一天他们来研究所参观时,研究所所长叶果洛夫院士把我找去做临时翻译。见叶果洛夫和沈克非教授谈话甚欢,特别是谈到对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养时,两位专家都主张先要打好普通外科的基础,最好做了住院总医师后再到神经外科专